

# 凝固的歷史

一座沒有城堡的山上，華人稱其為「三寶山」。由於馬六甲淡水奇缺，為解決山上生活用水，鄭和又率部在此地挖了七口井，目前僅剩廟旁及廟後面各一口古井，稱為「三寶井」。鄭和在第七次歸航中客死印度，於是，人們為紀念這位航海首領，便在馬六甲為鄭和建造了一座廟宇，取名「三寶廟」。之所以分別取名「三寶山、三寶井、三寶廟」？皆因鄭和祖籍系雲南昆明，本姓馬，名三寶。

我們到達此處時，三寶井作為重要文物被鐵絲網封鎖鎖死，專供遊人參觀，一旁還有中文介紹。看著鏽跡斑斑的鐵絲網、剝落腐蝕的井壁和深不見底的廢井時，依稀看到歷史煙雲的飄渺和世事更替的滄桑。三寶廟正廳端坐著鄭和塑像，形態豐滿溫和，雙眼炯炯有神，頭戴烏紗帽，身披紅大氅，透出一股英武之氣。多年來，華人已將鄭和奉為神靈，燒香祭拜，祈求消災祛病，保佑健康平安！一個中國人，竟然在海外有長達幾個世紀的影響，實為難得。由此也可看出，中國與馬來西亞有著極其深厚的歷史淵源。

在三寶廟外一側的山坡處，我無意間發現一座石碑，頂端有國民黨黨徽，正面有「忠貞足式」4個大字，系蔣介石先生親筆題字。原來，中國爆發抗戰時，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為赴國難，傾其所有支援抗戰，並組織海外華僑捐錢捐物。1942年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踏上了馬六甲，鬼子要把馬來西亞的華人殺光！很多華人被迫躲到深山老林，可是還有很多人來不及躲避。國民政府知道後，發佈命令，堅決保護華僑，並派遣1000名國軍入馬。入馬的中國人履行了保護同胞的職責，與鬼子進行了殊死較量，最終都沒有回到他們熱愛的故鄉。抗戰勝利後不久，當地華人為紀念捐軀的國軍將士，為他們立了這塊碑。

離三寶廟不遠處的荷蘭廣場是馬六甲最著名的旅遊勝地之一，建築物多以紅色為主調，格外醒目，仿佛熊熊燃燒的火焰。廣場上有一座歷史悠久的荷蘭式基督教堂，建於1753年，

是荷蘭人為慶祝統治馬六甲一百周年所建。與其相鄰的是一幢頗具荷蘭風格的洋房，當初是荷蘭民宅，如今改建成馬六甲歷史博物館。這些紅屋，原本都是荷蘭殖民時期遺留在馬六甲的歷史見證。廣場中央最醒目是維多利亞女皇噴泉，它是英國殖民者於1901年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皇60周年生日所建，也是英國統治馬六甲時期的遺留物。唯一有中國印記的是噴泉前面的紅色鐘樓，是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於1886年捐建的。如此看來，在馬來西亞古城的老街上，凝固著數個國家的歷史標記，當我踱步其間，不由心潮起伏，感慨萬千！

然而，與荷蘭廣場僅一路之隔的是葡萄牙古城遺址，葡萄牙人是最先入侵東南亞的殖民者，在登陸的當天就焚毀了王宮，劫掠百姓，血洗馬六甲城。爾後，修建了葡萄牙風格的聖地牙哥城堡及聖保羅教堂。為了達到長期佔領和維護殖民統治的目的，他們在馬六甲河口修建炮臺。這裡恰好是遏制馬六甲海峽的咽喉要道，可嚴密控制行駛於馬六甲海峽和馬六甲內河的船隻，居高臨下的地勢易於阻擋不管來自海上還是內陸的馬來人的攻擊。

我們登臨炮臺，這用紅色的巨石修築的堡壘，據稱：這是當年東南亞最大、最堅固的城堡。後來，還是被荷蘭人拿下了。如今，雖歷經200餘年的風雨和數次戰亂，城堡的殘垣斷壁依舊堅固無比。城堡上尚存的四門大炮和一個瞭望哨依然完好無損，

烏黑的炮口仍然指向馬六甲海峽和河道。此時，沒有硝煙，沒有炮轟，昔日的戰場已變成旅遊勝地，遊客們好奇地撫摸著炮身，欣賞之情寫滿目光。這熟悉的場景使我聯想起國內許多沿海城市，至今也有著類似的炮臺，如海口的秀英、旅順的炮臺山和威海的旗頂山炮台，它們雖已完全失去了原來的功能，但卻保存了最好的歷史見證！

緊鄰炮臺一側的是馬六甲內河，河水流淌，碧波蕩漾，河上不時有遊船駛過，激起層層水波。河岸上有一排排整齊、漂亮的建築物，有的類似於我國江南水鄉的徽式造型：青磚黛瓦馬頭牆，木雕石雕天井敞。行走於河邊，能夠清楚地看到曲折狹窄的街道，參差多樣的屋宇和白牆上精美的立體圖案、瀟灑的中國文字。這一切，充分顯示著馬六甲這個歷史古都的獨特風貌，即便是本地或外國造型的建築、房舍，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國的烙印。據導遊介紹，這裡的居民主要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葡萄牙人後裔及歐亞混血兒等。然而，這裡更像是中國江南的水鄉，有著「小橋、流水、人家」的特徵。

一天的旅遊下來，我受益匪淺，感慨頗多，馬六甲古城是幸運的，也是多災多難的。鄭和為這裡的人民帶來福祉，留下千古美談；而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日本都先後給這裡的人民帶來創傷。歷史是不容回避的，凝固的歷史在不斷啓迪著人們：世界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安寧！



大凡去過馬來西亞的遊人，想必對馬六甲古城內至今保存完好的歷史遺跡印象十分深刻，那些彌足珍貴的史料在閃耀著中馬燦爛文化的同時，也記載著野蠻入侵的罪證。如同近旁穿越而過的馬六甲流域，時間的長河在帶走了諸多往事的同時，也將真實的風物沉積下來，留給世人品讀。

我們到達的那日，雖烈日當空，酷暑逼人，但前來參觀的遊客絡繹不絕，流連忘返。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旅遊途中，在異國他鄉，居然見證了我們祖先開疆拓土的豐功偉績。想必，絕大多數華夏子孫，對鄭和七下西洋的故事，應該早已知曉了。但親身感受其對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影響，可能少之又少；尤其是親眼所見其遺留的珍貴物件，更是鳳毛麟角。然而，我有幸在馬六甲遇到了，看見了。

需要說明的是，當年，馬六甲是一個獨立王國，依附於大明王朝的庇護，明朝政府往來於海外的船舶均需停泊在其港口。鄭和七下西洋時，有六次在這裡靠岸休整。到了明末，中國連自己都自顧不暇，哪還有實力和精力顧及小兄弟。1511年，馬六甲被葡萄牙人佔領，從此淪為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殖民地。1957年馬來西亞宣佈獨立，1963年馬六甲加入馬來西亞，成為其一個洲。

十五世紀初，明成祖朱棣令鄭和率領兩百多艘海船，2.7萬多人開始下西洋，在爾後的28年間，鄭和前後七次漂洋過海出訪諸多國家，馬六甲王國便是其中之一。在此期間，鄭和不僅搭建了中國與馬六甲王國的商貿、文化和友誼的橋樑，而且還牽紅線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緣。明成祖朱棣把漢麗寶公主下嫁蘇丹曼蘇沙，定居在

# 人猿雜交：一段蘇聯科研往事

1927年2月28日上午8點，蘇聯生物學家伊里亞·伊萬諾夫教授走近兩隻關在籠子裡的成年雌性黑猩猩，在自己兒子的協助下，強行給它們注入了人類的精液。

伊萬諾夫五年後去世，他的人猿雜交配種實驗自此被徹底遺忘，直到蘇聯解體才從故紙堆中重見天日，經媒體報道後引起了人們的無限遐想，從「紅色弗蘭肯斯坦」到「蘇聯秘密培育超級士兵」的說法層出不窮。人工授精先驅的夢想

伊萬諾夫並不是憑藉單個瘋狂實驗留名青史的嘩眾取寵之輩。

早在沙俄時期，伊萬諾夫便已成就斐然：他青年時代遠赴巴黎，求學於當時學界最前沿的巴斯德研究所，歸國後立刻投入生殖生物學研究，成為人工授精技術應用獸醫領域的領軍人物，其成果受到皇室的關注和支持，諸親王大公乃至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均向他提供過資助。

科研道路上，伊萬諾夫也一直是敢想敢幹的創新先驅。

19、20世紀之交，伊萬諾夫研究的人工授精技術飽受偏見歧視，除了被羅馬教廷等宗教保守勢力明令禁止，甚至科學界自己也不太有信心，認為「自然性交」乃是成功受孕並產出健康子女的基石。

少數勇於以新技術治療不孕不育的醫學界人士，也不敢完全否定保守觀念，往往守在患者房事現場，待其事畢立刻上前施術，追求最大限度地模擬「自然受孕」。

當時的農牧學界也認為，人工授精繁育會導致畜群劣化，治療不育症尚可一試，決不可普遍應用。統計數據顯示，直到1911年，醫學刊物記錄的人工授精生育一共只有21例。

這種環境下，伊萬諾夫的做法可謂大膽：他初出茅廬便主張「用大型動物做實驗」，通過人工授精批量製造單匹優質公馬的後代，一度為此受到莫斯科農學研究所等專業機構的質疑，但豐碩的成果還是換來了應得的聲譽。

截止「一戰」時期，伊萬諾夫總共為6804匹母馬和1000多隻綿羊做過人工授精，還在羚羊、牛、兔子、斑馬和驢等動物之間做了種種雜交實

驗。

隨著研究的深入，伊萬諾夫的設想也愈發勇敢。

1910年，伊萬諾夫在奧匈帝國格拉茨市出席國際動物學大會期間，第一次提出用人類精液為雌性猿類授精配種的設想。

他指出，人工授精技術已經相當完善，如今從事人類跨物種配種繁育，既能規避人獸交媾的倫理困境，又繞開了當事各方彼此不樂意不情願的現實難題，實驗時機已經成熟。

不過，當時的伊萬諾夫手頭已經有大量科研工作，根本無力操作這一新設想。

直到十月革命和紅白內戰的到來，終於消滅了為伊萬諾夫提供資金支持的貴族階級和沙皇全家，他因此無法再取得實驗動物和科研器械。

失去了全部事業、同時也卸去了所有工作負擔的伊萬諾夫，從此有了充足的時間和精力，重拾當年的大膽幻想。

「對宗教學說的致命打擊」

1924年，伊萬諾夫重訪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為他的人猿配種實驗設想拉贊助。院領導表示興趣，允許他使用法屬幾內亞的金迪亞黑猩猩研究站，但沒有提供資金支持。

伊萬諾夫轉而向蘇聯政府求助。在蘇聯駐柏林使館官員的支持下，他致信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申請15000美元的研究經費，結果未獲理睬。

不過，蘇聯使館官員還是為他在布爾什維克內部贏得了一定支持。

他們指出，伊萬諾夫的項目「對唯物主義而言是無比重要的問題」，「應該能構成對宗教學說的致命打擊，正好配合我們的宣傳，也順應將勞動人民從教會權力中解放出來的鬥爭。」

這種看法並非蘇聯人獨有，伊萬諾夫在其他國家的支持者往往也懷有類似動機。

美國剛成立不久的科普組織「科學服務部」，此時正因為宗教保守派圍剿進化論而憂心忡忡，為了捍衛科學觀念，主席埃德溫·斯洛夫森高度關注跨物種雜交的前沿研究，尤其希望能配出「全新的高等物種」，成為進

化論一錘定音的關鍵證據。

不幸的是，斯洛夫森雖然一度試圖聯手「美國無神論促進會」人士為伊萬諾夫的項目籌款10萬美元，但直到最後也沒能拿出這筆錢。

人猿配種的事業，只能寄望於真正信奉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蘇聯。

為了堵死宗教人士的選嘴空間，布爾什維克甚至查禁過魚類學家列夫·貝爾格實達爾文學說的研究著作，令來訪的美國科學家赫爾曼·穆勒大感驚喜：蘇聯人竟然像我們的宗教狂熱分子捍衛聖經一樣捍衛達爾文！討論都不讓！

這種背景下，伊萬諾夫在蘇聯政府不難找到後臺——1925年，曾任列寧私人秘書和蘇聯政府辦公室主任的尼古拉·艾爾布諾夫開始主管蘇聯科研機構，他對人猿配種實驗表示了極大興趣，不久便推動蘇聯財政委員會撥款10000美元給伊萬諾夫使用。

不過，資金並不是人猿配種實驗的唯一困難。

1920年代，西方科學家對非洲靈長類動物的研究剛剛起步，各國不久前才開始在前線地區建立研究站所，巴斯德研究所在金迪亞的研究站也僅建立於1923年，條件極不完善。

從當時各國的研究項目來看，科學家們對黑猩猩也缺乏瞭解。1912年普魯士科學院在加納利群島設站時，一度設想要教會黑猩猩算數、演奏樂器、聽懂德語，將它們視為「極度缺乏專注力的無天賦兒童」。

就連捕捉、飼養野生黑猩猩的技術都遠未成熟，德國性學家赫爾曼·羅勒德在伊萬諾夫之前便提出過人猿雜交設想，結果5只應邀運來參加實驗的黑猩猩全部死於半途。

伊萬諾夫1926年3月來到金迪亞之後，很快便發現這裡的管理狀況也極為可怕——當時該研究站一共收押過700只從當地獵人手裡買來的黑猩猩，其中一半都在裝船運往巴黎之前就死了，運輸途中還有大量黑猩猩死亡。

更不靠譜的是，金迪亞站現有的黑猩猩全部都在7歲甚至5歲以下，還沒到性成熟的年齡，以至於伊萬諾夫解剖了一隻公猩猩的睪丸都沒能取得精子；雌性黑猩猩也全部處於

「前青春期」，無法參加配種實驗。

研究站工作人員對伊萬諾夫的態度也不太友好，他推測這是因為他們害怕他向巴黎總部報告這裡的真實情況。

窘境之下，伊萬諾夫返回了巴黎，準備年底再去開展研究。這一次他將從親自捕捉黑猩猩開始。

非洲人猿配種實驗

1926年11月14日，伊萬諾夫再次來到法屬幾內亞，總督普瓦雷特許他使用當地的卡瑪耶耶植物園。和他一起到來的還有他22歲的兒子伊裡亞·伊裡奇·伊萬諾夫，正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生物化學。

此時，伊萬諾夫已經花光了蘇聯政府撥給的那點經費，只能寄望於儘快搞出一隻人猿混種樣品，再出去爭取投資。

遠赴山區大肆獵捕之後，伊萬諾夫父子於次年1月將三隻成年黑猩猩帶回卡瑪耶耶植物園。

實驗正式開始前，伊萬諾夫又發現，當地的黑人「把黑猩猩看作是下等的人種」，絕不會寬容任何人與之發生關係，被猿類強姦過的女人會「淪為社交死亡的賤民，據說不久便會徹底消失」。

因此，伊萬諾夫的人猿配種實驗必須瞞住他的當地僕役，將人工授精偽裝成醫學治療並偷偷操作。

2月28日，伊萬諾夫父子第一次為「巴蓓特」和「席薇特」兩隻雌性黑猩猩注入人類精液，由於害怕當地人發現，同時又怕黑猩猩還手（兩人各預備了一支勃朗寧手槍防身），只能連戰連捷，未能按標準流程使用工具將精液直接注入子宮。

實驗很快證明失敗，兩位黑猩猩的月經照常到來。

伊萬諾夫並未死心，於6月25日對另一隻麻醉中的黑猩猩「布萊克」做了人工授精。

與此同時，伊萬諾夫也早已開始準備嘗試相反的實驗思路。

1926年11月2日，伊萬諾夫在前往法屬幾內亞的船上，第一次談到了他的新想法：用雄性猿類的精液為女人授精。

在他看來，用男人精液為母猩猩授精，需要控制大量的成年母猩猩待

命；而反過來則只需要2-3只成年公猩猩採集精液就夠了。

伊萬諾夫同船的一位旅客，正好是殖民地醫院的管理者，他聽後決定讓伊萬諾夫對他的當地女病人下手——而且不用告訴她們實情，假裝是治病就好。

這一喪盡天良的實驗計劃，最初得到了總督普瓦雷的許可，但他稍後又表示反悔，要求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在殖民地醫院裡幹，「外面你們隨便」。

醫院外的環境實在不容樂觀，伊萬諾夫只得放棄。

離開非洲前，伊萬諾夫還在到處打聽，哪里可以搞到非洲女人做他的人獸實驗，包括想要到法屬烏班吉沙立的小城諾拉的醫院去找路子，但最後都未能如願。

1927年7月1日，伊萬諾夫帶著他的一個兒子、兩個猴子、以及13個黑猩猩登船離開了法屬幾內亞。布萊克和席薇特在旅途中死亡，解剖未發現受孕跡象，整個非洲實驗宣告徹底失敗。

其他人獸則前往蘇聯黑海東岸的蘇呼米，那裡是蘇聯人專門為他們準備的靈長類動物研究場址，擁有被認為是整個紅色帝國最適合非洲動物生活的氣候環境，結果黑猩猩們抵達後大批死亡。

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發現了伊萬諾夫在非洲企圖欺騙當地婦女懷黑猩猩孩子的可恥行徑，決定切斷對他的支持。

無奈之下，伊萬諾夫只得重新回到獸醫學界，做他輕車熟路的畜牧業人工授精項目。

見到老後臺艾爾布諾夫同志時，伊萬諾夫當面向他抱怨：自己的實驗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非洲社會極端保守落後，女性處於父母、丈夫的家庭枷鎖控制之下，無法配合他開展人工授精活動。

恰在這一絕望時刻，伊萬諾夫的好運突然從天而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為世人奉上了有史以來最適合搞人獸雜交的大時代。